

# 悠悠古韵 浓浓乡愁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易宗平

沿着古老而残缺的“冲”前行，海岸上的森林，随着海风婆娑。步入儋州市木棠镇神冲村，触目可及，一棵棵合围粗的大树，将村庄掩映于“鸟鸣山更幽”的意境中。

神冲村，既有多棵参天古木，又有古色古香的建筑。村里的楼房用火山岩建成，尤其有一座“三杰楼”，楼内已长满了水桶粗的大树，但“三杰楼”的匾额仍清晰可见，石上的镌刻遒劲有力。今年80岁的村民何举根说：“我小时候除了在海滩上参与围堰捕鱼，还与伙伴们经常在这个建筑里玩耍。”

从儋州神冲到洋浦干冲沿海地带，也有或曾有相应的古树古屋古村。海滩围堰捕鱼，已不能适应工业化的现代生产节奏，从生产力的进步来看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不过，从人类文化来看，这些渔村就是凝聚了海洋文化、火山文化与渔猎文化为一体的活化石。

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义：“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代代相传的各种实践、表演、表现形式、知识体系和技能及其相关的工具、实物、工艺品和文化场所。”石冲符合定义中“技能及其相关的工具、实物……和文化场所”所规定的内容。

我省为了抢救保护与利用，当务之急是对于损坏的石冲开展修复，争取将其列入省级“非遗”保护名录，使人们认识并重视这一先人创造的文化遗产。

海南省旅游规划和海洋环保领域的专家建议，石冲的修复应动员渔村社区力量，寻求社会公益组织及政府部门大力支持，多方协调，形成合力。一是要依靠渔村青壮年劳力，在退潮之时开展日常修复；二是发动洋浦、儋州、海南省环保自愿者队伍参与；三是争取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大力支持，因为石冲修复是一项海洋技术工程，要求查明当地海洋水文条件，海岸带地貌地质状况。如滩涂宽度，火山岩砾石分布，潮汐规律，高潮水位高程，低潮水位高程，浪高、水流、水深和底质等状况，以确定石冲筑堤高度，根据海岸带地貌与水文条件，采取适宜的石冲构造形式，统一规划，分期实施。

在保护中开发，在开发中保护。在神冲村出生成长的儋州市新闻中心副主任何一感慨，从渔村走出后，不管多远，树高千尺不忘根，童年时在沙滩上围堰捕鱼、追赶大海落潮的浪花，现在想来仍然记忆犹新。

这份感慨、这份记忆，就是在悠悠古韵中永远也稀释不了的浓浓乡愁。

从现代体验游的角度看，洋浦、儋州的石冲不但是一种古老捕鱼技艺，也是一种原始的捕鱼设施，还是一种富有情趣的赶海活动，十分适宜于开展老少皆宜、亲子同乐的休闲渔业活动项目。

## 筑海滩围堰 等鱼群入“冲”

走进儋州神冲、洋浦干冲，探秘古老捕鱼方式

文/海南日报记者 易宗平 通讯员 林鸿民 王辉山

潮涨潮落，历代渔民演绎了多少海的故事；云卷云舒，历代渔村承载着多少海的传说。

古代没有音频、视频，但渔村渔民的建筑或构筑物遗迹，却还原和体现着他们生产生活平凡与神奇。

在儋州木棠神冲、洋浦干冲王宅等村子的海滩围堰实地考察、采访，发现虽经沧桑岁月的冲刷，仍可让我们领略到古代渔民的聪明才智。



俯视下的洋浦石冲遗迹。吴文生 摄

### 海滩围堰，省力坐捕

在儋州北岸地区，有一个美丽而神秘的古村落——木棠镇神冲村。

在临海的沙滩上，有几处用火山石建成的围堰。当问及这些围堰的作用，神冲村负责人何三杰告诉记者：“涨潮时，海水漫过围堰；退潮后，不少鱼虾则被拦在了围堰里。”

这种捕鱼法，连同海滩上的细沙、鹅卵石、火山岩，难掩原生态的魅力。

过去，不仅仅是儋州神冲村，洋浦干冲辖区王宅村的沙滩上，也有这样的捕鱼法。

以前，洋浦是儋州区划的一部分，如今仍有与儋州声气相通的自然与人文景观。

当地渔民们说，在儋州话里，“冲”指的是海边沙滩或礁石间围合而成的水塘。当地“石冲”，也称为“渔冲”“冲篩”。因此，洋浦“干冲”这个地名由来，同样与当地广泛分布的“石冲”有关。

“冲”是在潮间带区域，堆砌弧形石堤或是水坝，利用海水涨潮时淹没石堤顶部，鱼群随着潮水进入“冲”内觅食；退潮时海水流走，鱼群滞留“冲”内，人们便可下“冲”捕捉。“冲”的构成主要有冲堤、冲房、冲门、鱼井等等，虽是就地取材，但这样的构筑物有明确的功能区分工。

海南省海洋环保协会有关专家认为，建“冲”捕鱼，成为一种人类历史上原始陷阱渔猎，体现了先人们的生存智慧，以及对自然规律的认知与利用，也是海洋文化的象征。

事实上，“石冲”作为一项非常古老原始的捕鱼设施，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。汉代称之为“箔旋”，东晋称之为“泊”，唐朝称之为“沪”，明清则称之为“渔篩”。中国台湾现代称之为“石沪”，有文字记载台湾“石沪”历史超过300年。据称，儋州、洋浦的“石冲”，至少有500年历史。

“利用这种‘冲’捕鱼，省时省力，可以说是坐等鱼群入‘冲’。”何三杰指着沙滩上的“冲”自豪地笑道。

### 潮涨潮落，把握规律

何三杰的自豪，既有对祖辈父辈发明出以“冲”捕鱼这种聪明才智的景仰，也有对包括渔业资源保护性开发的生态尊崇。

与拖网、毒鱼、炸鱼捕鱼方式相比，用“冲”捕鱼在生态保育与水产资源保护方面有其更大的优点。

对此，海南省海洋环保协会有关专家指出：其一，遵循潮汐规律来守“冲”待鱼，它是大自然对人类智慧劳动的馈赠，是生态保护渔法，不会有过度捕捞的弊端。其二，构筑“冲”的石材是纯天然坚硬岩石，不会对水质产生污染。其三，“冲”建造在潮间带上，是另外一种形式的离岸海堤，不但对海岸起到保护作用，也减轻风浪对陆域土地的侵蚀，实际上是一项海洋环保工程。

关于把握潮涨潮落规律，北部湾渔民长期实践形成的潮水簿，有着生动而准确的描述。

今年82岁的神冲村村民何文现，年轻时是神冲村的能人，既有多次出海经历，又是村里祭典的主持人。与记者聊天时，何文现说，村里有与海南东部“更路簿”相似的“潮水簿”。所谓“潮水簿”，就是大帆船出海前，按照天干地支推算，遵循海水涨潮落潮规律的导航经验。

尽管村里已找不出纸质的“潮水簿”，但何文现随口就能背诵出一组歌诀：“正月寅，寅属虎，虎啸初七二十一；二月卯，卯属兔，兔行四更十九州……”他解释道，农历正月初七、二十一，就是潮期；农历二月，初四和十九，也是潮期。每逢潮期，一般会涨潮，此时渔民们就可以等着大海把鱼群送入“冲”里，退潮后即可前往捕捉大鱼，小鱼则继续喂养。

尽管村里已找不出纸质的“潮水簿”，但何文现随口就能背诵出一组歌诀：“正月寅，寅属虎，虎啸初七二十一；二月卯，卯属兔，兔行四更十九州……”他解释道，农历正月初七、二十一，就是潮期；农历二月，初四和十九，也是潮期。每逢潮期，一般会涨潮，此时渔民们就可以等着大海把鱼群送入“冲”里，退潮后即可前往捕捉大鱼，小鱼则继续喂养。

### 昔日荣光，时移世易

无论干冲还是神冲抑或北部湾沿岸的新州、海头、峨蔓等镇渔村，都曾闪耀着历史的荣光。

明清时期，神冲港是儋州北部的良港，甚至二十世纪五十年代、八十年代，此港还呈现出舟楫往来的景象。只不过，如今随着陆路的开通，完成历史使命的神冲港才悄然落幕。

洋浦区域濒临的北部湾，曾是我国著名的南方大渔场。但气候干旱，地表水缺乏。建“冲”捕鱼，成为当地渔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工具之一。海南建省办特区伊始，洋浦成为海南第一个大型外商成片开发的经济特区，码头港区建设启动后，海岸带上的石冲大多被填埋。

儋州市新州镇攀步村，曾经也有类似的“冲”。今年51岁的该村渔民李昌年回忆道：“我们祖祖辈辈都以打渔为生，除了在海滩上围堰捕鱼，我从16岁起，就跟着大人一起出海。”

摇着橹，划着桨，升着帆——这是李昌年二三十岁时出海驾的木船，抗风浪能力小，主要在北部湾近海捕捞。

2013年来，在当地政府引导下，他与相关企业合作，筹资700多万元建造一艘228吨位的大船。其中，李昌年出资60

多万元，其他资金来源于合作企业、国家财政补贴，以及银行贷款。

像李昌年这样走出滩头小“冲”，驾着大船出海的渔民越来越多。海南南海现代修造船有限公司总经理陶金海告诉记者，该公司承揽了儋州16艘大型捕捞船的建造工程，工程总投资2.23亿元，渔船吨位均在200吨以上，其中有6艘吨位为775吨。

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。近年来，随着我省扶持渔民“造大船、闯深海、捕大鱼”优惠措施的推进，儋州神冲、洋浦石冲等地原始的围堰捕鱼生产方式，逐渐淡出历史舞台。

新州镇攀步村走出一批现代渔民，洋浦石冲不少渔民转变为洋浦经济开发区的产业工人，木棠镇神冲村的渔民正在着力打造旅游景点。

交通要“冲”，“冲”出深海，“冲”向现代，这种说不完、道不尽的渔业文明，正迎来华丽转身的时代契机。

只不过，这样的转身有牵挂，有阵痛，也会有期盼。■



洋浦干冲辖区王宅村保存完好的石冲堤坝。王辉山 摄



洋浦干冲地区倒塌的石冲堤坝。王辉山 摄